塵史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塵史

王得臣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麈史序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竊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轍環南北。而遽歷三紀。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爲臣而歸。闔扉養疴。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稿猥多。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不載。又病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爲四十四門。總成三卷。名曰麈史。蓋取出夫實錄。以其無溢美。無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無我誚。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中元日。追爲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塵史目錄

卷上

睿謨　國政　朝制　官制　國用

任人　禮儀　音樂　臺議　忠讜

惠政　利疚　度量　知人　不遇

卷中

賢德　志氣　神授　體分　學術

治家　場屋　論文　碑碣　書畫

經義　詩話　明義　雜志　乖謬

辨誤　古器　風俗　奇異　盛事

卷下

姓氏　鑒戒　眞僞　譏謗　占驗

戒殺　博弈　諸謔　雜志

語讖

塵史卷上

鳳臺予　王得臣　彥輔撰

審謨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聲登聞。求亡豬者。上手詔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登聞。來問朕見亡豬。朕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治平初。有州護兵官。以非日直禁卒錄編勅。既劾。具牘以上。英宗曰。武臣寫勅。是有意沮閣矣。遂命杖之。聞者莫不歎服。

慈聖園陵永裕手詔略曰。功隆德盛。被於四海。宜改園陵。仍云朕於禁中。實行三年之制。蓋古所未有也。

中書許沖元嘗對客言熙寧末神宗欲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二名以進。上指謂美成曰羊大帶戈不可。又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

內侍陳處約嘗與客言。昔在宣仁聖烈殿執事言宣仁嘗儉服絁素。蓋古之衣大練無以過。或宴罷見浣濯食器。戒其潔謹。夫不出殿閫。綜制天下於簾箔之中十年。天下晏然。非仁儉何以至此。可謂盛德矣。

神宗皇帝聖學淵源。莫窺涯涘。黃安中履任崇政說書。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上問曰。有祈則有報。聞之以振鷺何也。黃曰。得四海之歡心。以奉先王。維其如此。乃獲豐年之應。一日又講至祈父之篇。其卒章。

祈父亶不聰。上問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非軍事尙謀。聰作謀故耶。侍臣莫不歎服。蔡持正說。

國政

得旨、管幹京西漕司文字。居洛。與尙書郎寇譓往還。因出其祖萊公景德初元閏九月奏稿。乃被旨措置河朔邊事。及訊駕起與不起。如起至何處者。其狀蓋列三項。首曰邊報犬戎遊騎已至深祁以來。緣大軍在定武。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勇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發天雄軍兵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分部。或不足。卽止發五千兵。專委孫全照。如鹵在近。勿使傅城。求便掩擊。仍令聞道移石普、閻承翰相應對討殺。及募壯士入鹵境。燔毀聚落。討蕩生聚。多遣探伺。以彼動靜上聞。兼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貳敵。三以振石普、閻承翰軍威。四與邢洺相望。足大犄角之勢。又曰扈從衞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以決勝負。萬一犬戎之營見兵已南。卽發定武兵馬三萬餘。俾桑贊等結陳南趨鎭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武兵。審量事勢。那至邢洺間。方可鑾輿順動。更飭王超等在武翼城而陳。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騎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犬戎柵於鎭定之郊。定武兵不可來。須分定武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軍迤邐東下。傍城牽制。鹵必懷後顧之憂。未敢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番賊戕害生靈。或是革輅親征。亦須渡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爲制置。會合兵馬。兼扼津濟。得臣切以爲忠賢之臣。抱道履節。孰不欲遭時奮取

功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身享令名哉。然萊公非賴章聖淵謀神斷。先發於中。而獨以倚成。又何以施其力哉。聖賢相濟。嗚呼盛矣。

神文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費。蓋十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粟。以實中都。三司使程文簡以爲不可。萬一所入不足。必邀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遂寢。

神宗廣景靈宮爲原廟。逐朝帝后。前後各一殿。咸有名。見於國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名曰宣光。紹聖初。內相林子中言宣光乃元魏時殿號。非所宜名。詔易之。議者以爲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也。

韓魏公得宰相體。時曾魯公爲亞相。趙閱道、歐陽永叔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賢集。該典故。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矣。

朝制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爲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脩、及制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宋次道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今東西廣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一十目。所謂火藥、青窯猛火油、金火大小、木大小、爐皮作、麻作、窯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文德殿門外爲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冬氈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追

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萃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而已。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兩赤令皆赴公參。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闊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初入臺。卽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爲開封府。此杖殆唐所制也。

官制

永裕建尚書省。自令僕左右丞。洎六曹尚書侍郎郎官廳。於中壁皆置素屏。大書周官一篇。自官制以來。惟侍中中書令。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宗正卿少卿。殿中丞少監丞。並未嘗命官制既行。省曹郎官。與寺監長貳。率互置。不必備也。如一部中均命郎中貳員外。寺監均命貳少之類。始以寄祿之階。高下序位。復有旨。以先後至者爲次。

祖宗以來。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爲著作佐郎。餘人爲大理寺丞。謂之京官。若佐郎再遷祕書丞。寺丞再遷太子中舍。謂之升朝官。始奉朝請。既行官制。卽無所謂京官者。惟自承務郎以上。然承務、至宣德若任七寺監主簿太學博士兩赤丞之類。亦得奉朝請。蓋亦以職事官論也。

舊尚書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後。大夫皆不許重戴。如朝請郎以下。雖通直奉議之類。職事爲諸司郎中者。

竝重戴。

熙寧閒。既置檢正官。初以館閣及閱任望官者充之。未幾。又以初入仕者爲五房習學檢正官。今幕職官多因唐藩鎭辟置之名。所謂兩使職官者。節度、觀察使判官、是也。然以選人充之。若簽判、則京朝以上。故簽書判官廳公事。又選人作縣。曰某縣令。京官以上、知某縣事。皆恐未正名者也。

元豐董正官制。如武臣始議易將軍校尉之號。竟獨依舊。不復更。

永裕董正官制。易其稱呼。元祐閒。議者謂無以甄別流品。遂詞人加左字。餘人加右字。有犯貪墨者去之。予始見法制。詞人犯則去左稱右。則餘人稱右者。得無恥乎。是時知黃州。請有犯竝去之。不從。

國用

紹聖初。予備位金部。初見戶部支禁中合同司。泊在京百官宗室諸軍。幷雜支錢。以緡計之。月率四十餘萬。諸倉給食糧。亦稱是。

任人

鄭內翰久游場屋。辭藻振時。唱名之日。同試進士。皆懽曰。好狀元。神文爲之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矣。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庭稱善。況命相哉。

熙寧閒。鄧綰文約。由御史知雜爲中丞。凡七年不遷。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遭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

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是也。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爲門下侍郎。尋臥病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竝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禮儀

幞頭、後周武帝爲四腳、謂之折上巾。隋大業中。牛洪請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然折上巾以餘帛折之而上繫。今謂之幞頭小腳。其所垂兩腳稍屈而上。曰朝天巾。後又爲兩闊腳。短而銳者。名牛耳幞頭。唐謂之軟裹。至中末以後。浸爲展腳者。今所服是也。然則制度靡一出於人之私好而已。

其巾子先以結藤爲之。名曰藤巾子。加楮皮數層爲之裏。亦有草巾子者。以其價廉。士人鮮服。後取其輕便。遂徹其楮。作粘紗巾。近年如藤巾草巾俱廢。止以漆紗爲之。謂之紗巾。而粘紗亦不復作矣。其巾之樣。始作前屈楊作紬。謂之斂巾。久之作微斂而已。後爲稍直者。又變而後抑。謂之偃巾。已而又爲直巾者。又爲上下差狹而中大者。謂之梭巾。今乃製爲平直巾矣。其兩腳始則全狹。後而長。稍變又闊而短。今長短闊狹。僅得中矣。

古人以紗帛冒其首。因謂之帽。然未聞其何制也。魏晉以來。始有白紗烏紗等帽。至唐汝陽王璡。猶服研絹帽。後人遂有仙桃隱士之別。今貴賤通爲一樣。但徇所尚而屢變耳。始時惟以幞頭光紗爲之。名曰京紗帽。其制甚質。其簷有尖而如杏葉者。後爲短簷。纔二寸許者。慶歷以來。方服南紗者。又曰翠紗帽

者。蓋前其頂。與簷皆圓故也。久之又增其身與簷皆抹上竦。俗戲呼爲筆帽。然書生多戴之。故爲人嘲曰。文章若在尖簷帽。夫子當年合裹鎗。已而又爲方簷者。其制自頂上闊。簷高七八寸。有書生步於通衢。過門爲風折其簷者。比年復作短簷者。簷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爲銳勢。今則漸爲四直者。

古以韋爲帶。反插垂頭。至秦乃名腰帶。唐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也。今帶止用九胯。四方五圓。乃九環之遺制。胯且留一眼。號曰古眼。古環象也。通以黑韋爲之。常眼者金玉犀。則用紅韋。著令品制有差。豪貴侈僭。雖非經賜。亦多自服。至和皇祐間。爲方胯。無古眼。其稀者目曰稀。方密者目曰排方。始於常服之。比年士大夫朝服。亦服撻尾。始甚短。後稍長。浸有垂至膝者。今則參用。出於人之所好而已。

笏。衣緋紫者。以象上詘下直。服綠者。以槐木上詘下方。其制無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長闊。皇祐間極大而差薄。其勢向身微曲。謂之抱身。後復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則薄。又非槐。

國朝祖宗。創金毬文方團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乃佩魚。又爲御仙花帶。亦名荔枝。以賜禁從。元豐四年。董正官制。自觀文殿大學士以上至三師。竝服毬文。觀文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竝給御仙花。皆許佩魚。岐嘉二王。服玉佩金魚。至賜玉魚以異之。

舊制大宴百官。通籍者入。賜花兩枝。正郎三枝。故有詠外郎遷前行詩云。衣添三匹絹。宴剩一枝花。熙寧以來。皆給四花。郎官六枝。自行官制。若寄祿階雖未至大夫。而職事爲郎中。即宴。皆得六花。

衣冠之制。上下混一。嘗聞杜岐公欲令人吏技術等官。少爲差別。後韓康公又議改制。如人吏公袍俾加

襆俗所謂黃義襴者是也襆頭合戴牛耳者然今之優人多爲此服大爲羣小所惡浮謗騰溢其議遂止

傳曰惡紫之奪朱然則紫之色可見矣嘉祐染者既入其色復漬以油故色重而近黑曰油紫未幾英宗入繼大統祕書丞甄履嘗爲繼聖圖著其說後又爲黑紫神宗詔禁止於是乃加鮮赤矣世又目爲順聖紫云蓋色得正也

國朝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官以下悉自門外步以入熙寧閒選人既習學檢正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乘馬出入皇城門

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襪有帶履用皁革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別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具冠服而騎

永泰紹聖乙亥季秋大享明堂予時貳軍器從百官服朝服前一日皇帝致齋御史臺吏具行禮次第人印給一本至是日則曰綍其佩仍注云屈而結之在廷之臣亦有莫能省其音者或讀曰靑曰菁余潛告曰當爲爭有相顧而笑者按儀禮作紼字音義與此同

婦人冠服塗飾增損用舍蓋不可名紀今略記其首冠之制始用以黃塗白金或鹿胎之革或玳瑁楊有者字或綴綵羅爲攢雲五岳之類既禁用鹿胎玳瑁乃爲白角者又點角爲假玳瑁之形者然猶出四

角而長矣後至長二三尺許而登車檐皆側首而入俄又編竹而爲圍者塗之以綠浸變而以角爲之謂之圍冠復以長者屈四角而下至於肩謂之韝肩又以圍冠少裁其兩邊而高其前後謂之山口又以韝肩直其角而短謂之短冠楊作尾今則一用太妃冠矣始者角冠稜托以金或以金塗銀飾之今則皆以珠璣綴之其方尙長冠也所傳兩腳旒亦長七八寸習尙之盛在於皇祐至和之間聱隅子黃晞曰此無他蓋大官龍疎耳

丁晉公三十六事載某氏女子嫁時之服而篋有襂衣一襲問其故曰若歸夫家遇私忌服此慰舅姑耳今亡此禮蓋晉公時已廢不用余謂婦變服而受慰者其服可知矣切講之而未知所從在洛時聞富鄭公私忌裹垂腳襂紗幞頭襂布衫楊作衫繫藍鐵帶此乃今之釋服襂禫服也余欲行之余弟光輔曰不可聖人緣情制禮蓋有隆殺今歲服襂禫是未嘗從吉也又在閩同官李世美文定之猶子也問所服云何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紵衫繫黑角帶訪士大夫家鮮有知此者余以謂傳稱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是則其服以少變常服爲安耳

慈聖光獻上仙時禮院議曰所服冠用布四腳衣布袍腰絰麻履宗室及曹氏皆斬衰杖元祐癸酉余使閩秋遇宣仁聖烈之變余令建州吏具如上服後問他郡皆服斬衰時熊皐守鄱陽乃出所錄庚申禮官議服爲得體辛巳欽聖憲肅遺告到安州余急趨郡中見守相首問所服皆曰斬衰余以爲不可時坐客亦有言癸酉中在金陵曾舍人鞏守郡亦服斬衰余以爲大非也遺告在京以日易月十三日而

除。是期服也。今服斬衰。義有所嫌。遂用余說。後聞他處服斬衰者甚多。士而不知禮。安可以仕乎。

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竝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家乘車。比至乳保輩乘馬。皆張之。

熙寧間因內瑞馬首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青縑爲大扇。或加以青囊盛之。用花其景。至從兵有不能持之者。紹聖初中詔禁止。遂不用。

音樂

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古人精於音者。其感物如此。況以舜之樂乎。然則百獸率舞。鳳皇來儀。不足怪矣。故施於人則庶尹允諧。於神則祖考來格。嗚呼非舜曷以至此。

周相王朴既定樂。本朝因用之。神文嘗詔和峴等修焉。又有和氏樂。神文復命李煦別製。然所用者。惟王樂耳。永豐間。永裕遣知音者講繹是正。遂廢王樂而用李樂。范蜀公以爲宮商之不相比。乃自制上之。

元祐初太常審議。卒用李樂。協律郎陳沂聖與謂予曰。王樂高二律。是以太簇爲黃鍾也。范樂下二律。以無射濁倍爲黃鍾也。其得中聲之合。惟李照樂云。

蜀公素留心太樂。既居許。募工範銅。爲周釜漢斛各一枚。嘗示予曰。此律度之祖也。知此則可以知樂矣。

又以爲今樂之聲。宮不足而商有餘。故常大臣休休偃佚於私。而是日天子或御便坐。以按軍旅。樂之應也。遂改制音律上之。元祐初下太常議其樂。以爲聲下而不用。

予嘗問聖與曰。樂之高下。不合中聲。何以察之。是以積黍定筦生律而知耶。聖與曰不然。凡識樂者。惟在

於耳聰明而已。今高樂、其歌者必至於焦咽而徹。下樂、其歌者必至於晻塞而不揚。以此自可以察之。又云、今教坊樂聲太高。神宗因見絃者屢絕而易。歌者音塞而氣單。遂問其然。對曰以太高故也。上曰爲下兩格可乎。樂工拜而謝焉。遂下兩格。乃兩律矣。今教坊與京師悉以新樂從事。他處或未用之。

臺議

屢歷中衞士之變。既就誅矣。而言事官、乞禁中畜羅江犬子。羅江蓋蜀邑也。產犬善噬。其章云。仍舌班尾卷者善也。然世以爲舌班尾卷者。乃曹南犬也。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衆佇聽。以爲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其辭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初。程顥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忠讜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普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卻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卻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它日

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富鄭公嘗爲予言永熙討河東劉氏既下幷州欲領師乘勝收復薊門始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猶熱鏃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爭曰書生之言不足盡信此餅難翻永熙竟趨幽燕捲甲而還卒如贊言鄭公再三歎謂予曰武臣中蓋亦有人矣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居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主守臣犯贓法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主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翼日上爲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寇忠愍遭遇永熙始未至大任然王體國論率預謀斷一日咨及儲貳寇辭以天下之本非臣所得知願博采廷議已而章聖既入春宮三日謁太廟上遣人伺之百姓觀者皆合手叩額云新天子又一日萊公因對上謂曰建儲本爲天下計前日還宮見有泣者及太子詣廟令人察之百姓乃云新天子便有去朕意萊公於是再拜曰臣賀陛下得人此亦毅夫云

李文定同丁晉公相章聖以剛介嫉惡議多不合一日因奏對以笏擊晉公由是竝罷相以本官歸班既而中使押晉公復入中書文定出知鄆州蓋天禧五年冬也楊有又字明年改元乾興二月十九日眞宗晏駕神文卽位章獻垂簾晉公挾前憤三月貶文定衞州團練副使宣獻當行制誥稟所以責者晉

公曰此無它春秋之義君親無將漢法所謂大不道耳宣獻退思之文定安至是耶遂命以別辭然晉公常切齒焉覓增兩句云罹此震驚遂至沈殞未幾旨公擅移永定皇堂貶崖州司戶復當宣獻行制於是首云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予與文定兄之孫朝奉大夫孝廣楊作光世美同貳閩漕世美爲予言之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數夕環步於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祐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既奏神文嘉納爲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矣毅夫云神文時慶歷間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平日久守臣或有委城而去者事定朝廷議罪鄭公在樞密凡棄城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爭之以爲不可今江淮郡縣徒有名耳城壁非如邊塞難以責城守神文容德寬仁故棄城得減死鄭公忿謂文正曰六丈欲作佛耶范曰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人則吾輩亦將以不容矣鄭公歎服

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嘗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謂人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常心記其說

惠政

鄂州諸邑皆有茶稅民苦之獨崇陽一縣不產茶而民間率藝桑而稅以縑人甚樂輸蓋與國初九河張公詠登進士第以大理評事知縣事禁民種茶而教以植桑易稅以縑夫賢臣君子所至利民亡窮也詠在崇陽登喜豐亭見人市菜歸呼問之乃田家子也曰若自有地豈地不足以藝蔬耶顧從邑而市之眞游惰者於是笞而遣之以淺丈夫論之則爲暴政決無罪人矣

范純仁於至和間宰汝之襄城民困徭役蓋籍家貲滿三百千則充衙前之役民間至不敢藝桑者公遇吏民有小過則課本戶罰藝桑各有數人亦不欺而至今稱之後值營奉永昭計司科買廂履數萬期會既迫民間雖有金而莫能得履公爲科營婦鬻履者稍增其直與之爲約如期而辦又科材木甚衆公敷於五等戶優估以市之計里之遠近令以次輸送公乃設棚於縣宇之前致榻於棚上公據棚下瞰使民聽唱名而前擁木以立遂令過人莫之曉蓋於棚榻潛有尋尺之度以視其長短也由是吏胥匠石無一高下其手而民無所用賂當時畿右諸邑民莫不勞弊惟獨襄城爲不然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纔產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爲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爲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

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

利疚

事有變古而行之愈久必不廢者。如趙武靈王因用胡服。捨車而騎。秦始皇以隸易篆。武后詔父在母喪。增爲三年之制。又有戾古而便時。爲時所須而不可去者。如齊摘山煮海。漢之榷酤六畜之租。唐之間架竹木之稅。是也。若稽古執義而行。行之有所不安。如王莽之復井田。蘇綽之建五等。房琯之用車戰。是也。蓋徇名則失實。放於利而忘義。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六路租茶通商以來。觸減外。歲計三十三萬八千六十八貫有畸。湖北獨當十萬二千三百三十一貫有畸。而鄂一州所斂無慮三萬九千緡。諸邑之中咸寧又獨太重。嘗試訪之。其茶凡三名。一曰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以前因撲買縣酒。其課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其數敷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貨茶。以濟其艱食。所入既倍。而監場官因亦被賞。竟不復減。議者數乞均此無名之額。以入諸邑。蓋非通論也。夫以一邑之患而欲困諸邑。尤無名矣。

湖北一路。唯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蓋民不種以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稅茶。蓋以茶株均敷其多寡而已。今水田湖澤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稅矣。又茶園戶坐享厚息以自豐。議者欲以所重。均於所輕之邑。以所有、均於所無之州。是大不知爲政者也。

安州在唐、隸淮南。入本朝屬荊湖北路。景祐間忽入京西。民間既禁海鹽而食解鹽。以輦販之遠。頗病淡

食。方是時西鄙用師。官科橐駝黃牛。皆非山川所出。而俗所未嘗用者。於是人情厭苦不安。康定初。左丞范雍自延安謫守。乃會常入之課。以錢五萬緡。歲輸京西漕司。復還安州於湖北。朝廷從之。民既德公。多立生祠。然歲課僅足以支費。而京西之輸。是增賦也。已而有司不勝其困。議者不燭本末。或欲乞爲京西。以紓目前之急。此非體恤民情之論也。予向爲京西漕屬。見架閣得劄。安州爲京西元旨。止以京西缺財用爲言。蓋出於一時苟簡之請。而聽之者亦未嘗圖久計。其歲輸錢率附漕舟轉江入汴。然後至京西。又發運司計兵稍等費。凡受一萬五千緡。而京西所得纔三萬五千耳。抑累歲未嘗得之。切嘗籌之。郡則王土也。人則王民也。何嘗有彼此之限。初以五萬緡是買路分爾。已爲繆舉。爲今計。莫若曉然蠲之。則京西無受虛利。而湖北當蒙實惠也。

古之圭田。取圭潔之義。今之職田。豈其遺制焉。視職高下以限頃畝。著於令甲矣。然郡縣、始因其所有之田而占射之。故多寡未必如令。今有職田處多貽民患。歲有旱乾水溢。官病失其所入。往往不受民訴。縱或受之。災傷之十不過蠲其四五而已。予切以斂職田之租。入於常平。會見州縣所得職田之數。以所有均於所無。以所多均於所少之處。佔其中直。以常平之緡。月隨俸以給。如此庶幾養廉吏而息貪汚也。

安陸郡城枕溳水。惟州城基皆紫石。不爲水所嚙。自大安門外。至所謂上下津地悉無石。每夏潦漲集。水道益東。民廬十淪五六矣。近歲水纔溢岸。卽行西濠。識者以謂久必自溳津門。由景陵門以去。爲正河

道矣若自大安門外白兆廨院以北石岸盡處爲水約以殺湍銳庶幾保上下津居人及免入城之患張全公朝議與予洎士人僧俗同列狀以訴於州乞置水約州委安陸令而守令皆暗遠圖而憚於有爲第申漕司乞差濠寨漕司果以舊未嘗有此役爲難遂寢其事

鑒史卷中

賢德

寇忠愍范文正二公俱守鄧施設之迹雖或不同而同爲善政故去思在民至今不忘若忠愍則家家畫像事之止曰相公而不言姓其祠宇在州宅後民間祈禱無虛日大則刲牲獻樂小則焚紙幣酹酒而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貌匠者請神之像於公公曰卽我是也乃以公爲祠二公之祠不惟邦人神明之士大夫經過者亦多造焉官爲設醮二公與漢之召杜在其列嗚呼生澤其民歿列於神可謂盛德矣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人孰無貨其情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此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爲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以罪而遣之衆服之

牛李之黨唐之名卿才士大夫孰非其徒獨退之卓然無所附麗樂天以高退不近禍二公各行其所學可謂一代之偉人

令狐子先安陸鄉先生也筮仕齊安理掾歲滿還里卜築於溳溪之南耕釣之外著書彈琴而已時入城

至集賢張君房之第。借書布衣林希逸善繪事。乃擬摩詰寫浩然故事。以爲令狐秋掾雪中渡溻溪圖。其序略曰。張侯畜書萬卷。掾常就閱。或假輟以歸。每出入跨羸馬。頂戴華陽紗巾。著墨襜布袴。繫縧小童攜書簏負琴以隨。冬中復來假書。時值微雪飄灑。景物蕭索。掾渡溪以歸。常服外加以皁縮煖帽。委轡長吟。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聞者毛骨寒聳。是知至人操履卓越。風韻體裁。乃與天地四時之氣相參焉。先生諱揆云。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爲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爲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爲連底凍。其父處士舜賓。字輔之。爲鄉里所悅服。歲飢、出穀萬斛。損價以糶。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盜窮自歸處士。愧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

二宋謂元憲景文。

洛人李寶景眞。熙寧初。入臺爲御史。久而未有所言。時鄧綰文約任南牀。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顧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黃好謙幾道。時同在臺。後領京西憲。嘗會於洛。爲予言。

熙寧初。荊公王安石秉政。范蜀公、議事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司馬溫公既相。太師文潞公落致仕。平章軍國重事。耆哲並進。時蜀公居許。亦預召。竟辭不來。其表有云。六十三而引去。蓋不待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合禮。

志氣

令狐先生子先。安陸名儒也。與二宋同時。嘗謁郡守。値守出方歸。三人遂立於戟門後。騶騎傳呼而來。二宋相顧歎慕。且曰我屬至此亦足矣。令狐曰何其隘耶。吾輩不出入將相。皆不足道。後元憲爲丞相。景文至八座。令狐止於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監本州稅而終。命不副志。可惜。

度量

知夔州盛大夫武仲。安肅公度之孫也。謂予曰。某閱王公大臣須有襟量。乃可以享其位。昔外戚李侯璋。徒以后族建節。獨襟量容物。亦人所難。某嘗同張寺丞諤過南郡。時李爲留守。以其姻家曲相留者數日。俄以從兵乏食。告別欲去。李曰。但令扶狀來。當爲給半月食糧。盛遣從兵投狀。尋判支半月。有一通判李郎中東人也。抹之曰不得支。盛與張翼日又往。告別。李曰何苦遽行。復告以從兵乏食。李曰昨日已支過半月。盛乃白其狀。李大笑曰。是不得耶。殊無怪怒色。盛張相謂曰。此公月得俸錢四十萬。正以此耳。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亦不敢譁。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壻也。嘗以此事告於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畏之嘗爲予說。

宋元憲繼母。乃吾里朱氏也。與仲氏景文以未第。因依外門就學安陸。居貧。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謂客曰。

至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劍鞘上裹銀得一兩。粗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時予先君年未冠。處座下。嘗語予曰。觀二公居貧燕笑自若。後享名位如此。

范堯夫。治平中爲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定閒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臥內。遂褰幃。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夏國相張元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攜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相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得體矣。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耳。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某所及。

知人

齊桓公行甚汚辱而爲五霸之盛者。蓋能用管仲耳。仲死。豎貂任事而卒於亂。然則賢不肖之損益可知已。

夏英公謫守安陸。有書表吏鄭生者。隣二宋。情迹甚熟。凡郡守所欲牋狀。多謁二公爲之。英公怪而問之曰。若嘗學而自爲此邪。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也。英公他日見二宋。得其所著。大嗟賞。英公守三月而罷。謂元憲曰。三人下不可就。謂景文曰。非等甲不可居。後卒如言。

蔡文忠齊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爲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聖君寵厚龍頭選。老母恩深白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公因

此戒酒。

不遇

魏公少年魏科。與宋景文同召試祕閣琬圭賦。景文賦獨行於世。魏公歎服。景文語客曰。既賦琬圭。又與韓氏少年同場。意甚少之。魏公聞之不平。景文後修唐書。久之。魏公登庸。遂請改命歐陽脩分撰唐紀。與志。景文出知成都。聽以書局自隨。既成上之。旌賞都畢。已而景文召還。故有罷郡將還先寄永興梁丞相詩云。流滯魚符素領垂。十年方喜覲彤闈。平臺賦罷鄒陽至。宣室釐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櫪歎。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塵在。擁篲應容一叩扉。至雍道中被命鄭州。不得朝。卒於外。

治家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予謂身之本在言行。易家人之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也。張全昌朝議。爲予言曰。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幷門。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忍耳。太宗以爲然。

予昔官洛陽。有外醫媼張氏。公卿士人家無不到。說富鄭公治家嚴整。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場屋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次日試周成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答以兩

可之說。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桀謀爲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是年景文首薦。令狐被黜。故景文謝啓有云。言雖執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神文重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既考定。前一日取首卷焚香祝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獬也。故鄭謝啓曰。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神授

潞公嘗爲余言。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暇日於相國寺前得一物。取而發其紙。視之。乃淳化錢。其數十。明日淳于王整下第十人及第。是爲天禧三年。淳本南劍人。後居安陸。

鄉人傳元憲母夢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覺煖。已而生元憲。後又夢前朱衣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世。天下謂二宋。

故相劉沆文忠公。吉州人。鄉薦數上不第。年逾四十。不欲復試。鄉人共爲投納文字。迫期。强之使就試。已而又預首選。明年禮部中選。殿試訖。一夕夢遊天宇間。聞殿上唱云。劉沆南斗下立。又言北斗下立。覺自占曰。歷象南斗司生。北斗注死。我其死乎。唱名狀元。太師王拱壽賜名拱辰。沆第二。乃悟所夢。天聖八年也。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於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賦。鄭與予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鬬。

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在於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送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帖子曰果驗矣

元豐末中書檢正官王陟臣希叔一夕輒夢東華門外有天部儀衛一金朱車訊云宋朝第四宰相再訊之云丁丑人希叔蓋生丁丑喜而前瞻見車上一金字牌乃清源蔡確持正也同生丁丑熙寧己未入參大政辛酉登右揆乙丑爲首台元祐戊辰以謫官守安陸嘗吟詩言者以爲謗訕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竟不還識者以本朝宰相南行者自盧、寇、丁、至蔡乃第四矣

予嘉祐四年蒙賜第初行閒歲取士第一榜也南省放合格二百人殿試內考落三十五人比前後累牓最爲人少後蒙朝廷顯擢亦累牓所罕故蔡持正、劉莘老、章子厚、竝拜相安厚卿兩至樞府一爲門下侍郎胡完夫作右轄出守成都還爲吏部尚書以卒如持正莘老竝謫死新州子厚近自雷州司戶得散官徙居桐廬亦卒厚卿以散官居沔又遷建昌後得還洛復大中大夫其次至侍從者亦數人若俞公達、吳子中、李奉山、皆先亡張正甫、姚陣中、盛中叔、亦以責死豐相之、王明叟、今俱貶奪豐居台王居南安蓋寵利保功名自古所難哉

王樂道幼子鋐少而博學善持論嘗爲予說李邦直作門下侍郎日忽夢一石室有石牀李披髮坐於上旁有人曰此王陵舍也夢中因爲一詞既覺書之因示韓治循之其詞曰楊花落燕子橫穿高閣長恨

春醪如水薄。閒愁無處著。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風千歲邊。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李出北都。逾年而卒。王陵舍、乃近北都地名也。

體分

蔡邕獨斷曰。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與言足下。比蔡所言。蓋已詳而有等矣。然予觀秦漢閒卑對尊者。亦稱足下。如史謂大王足下者是也。則非特通類相與者之言也。

朕、古者上下通稱。如皐陶對禹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平曰。敖朕辭而不聽。是也。蔡中郎以爲至秦天子獨稱之。予嘗以爲漢以後臣之稱。亦止施於君前而相與言。猶或卿之。若蔡邕謂顧雍曰。卿必成遠至孫楚、參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遣我參卿軍事。陶淵明曰。我醉欲眠。卿且去矣。如此之類甚衆。隋以來不復卿稱。惟人主呼其臣則卿之。分上下定矣。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他人猶曰某君云者。以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爲重己。稱爲君、則爲輕己。不知何謂。

古人有曰僕曰走者。稱謙遜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也。稱人曰君又斥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觀唐賢如韓退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多云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之才識。所言宜不苟

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合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爲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爲色叫。

學術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禹聞善言則拜。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夫充季路喜過之心。則可以爲禹。充禹拜言之心。則可以爲舜。聖人何遠哉。善充其所爲而已矣。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故常以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僞。能僞然後能爲聖人。能爲君子。嗚呼。卿所論以治人者。獨曰禮義。是以僞教人也。又使知性之本惡。若恬於性而恥乎學僞。則奈何。是禍天下之言也。至於非十二子。則子思孟軻在焉。此韓愈氏醇疵之辨與。然可謂大疵小醇也。

莊周號爲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亡情。彊歌以遣之。其累一也。奚爲是紛紛與。揚子雲云蕩而不法。信知言哉。

歐陽文忠公答李翊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或因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謹所習。與所惑及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爲不悖。此其大略也。臨邛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所致言。吾知永叔卒貽後世之誚者。其在此書矣。

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爲學大率如此。

集賢張君房。字尹才。方壯始從學。逮遊場屋。甚有時名。登第時。年已四十餘。以校道書得館職。後知隨郢信陽三郡。年六十三。分司歸安陸。年六十九。致仕。嘗撰乘異記三編。科名定分錄七卷。儆戒會叢五十事。麗情集十二卷。又朝說野語各三篇。洎退居又撰脞說二十卷。年七十六。仍著詩賦雜文。其子百藥嘗纂爲慶歷集三十卷。予惟薈叢麗情外。昔嘗見之。富哉所聞也。

介狐先生嘗讀書萬卷。自有萬卷錄。余嘗見之。乃知先生於世間書。無所不見。先生所著易疏精義、晉年統緯、世惣、樂要注、默書、讒髓、琴譜、兵途要轄。余爲兒童時。先君令暴書。見世惣、統緯等書。後又從同堂兄聲伯芑假所傳易說琴譜讒髓以觀焉。餘訪諸里人。蓋鮮有知者。

經義

書之爲書也。本諸君臣而已。然治內之政存焉。詩之爲書也。本諸夫婦而已。然治外之事備焉。周之興也。始於太任太姒而已。詩曰太姒嗣徽音。又曰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及其亡也。滅於褒姒而已。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方后妃之賢也。莫不知臣下之勤勞。求賢審官如此而已。方豔妻之煽也。上自卿士司徒。下至于宰膳趣馬。皆其黨也。嗚呼。治亂之來。可不察哉。

厲王之詩無小雅何也曰以監謗而民不敢作也何以知之今大雅所載四篇而已皆凡伯召穆衞武芮伯之作也當是時詩未亡也民畏監謗不敢作故也

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諸身爻詞說卦罔不該矣而獨不言眉與頷

傳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是則二雅見王政之序也幽王之時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當是時也女謁內盛讒邪外興政教不行先王之澤幾息故予觀賓之初筵、匏葉作則鹿鳴廢矣頍弁、角弓作則棠棣廢矣谷風作則伐木廢矣桑扈作則天保廢矣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作則采薇、出車、杕杜廢矣無將大車作則南有嘉魚廢矣隰桑作則南山有臺廢矣鴛鴦作則由庚廢矣魚藻作則由儀廢矣采菽作則湛露廢矣黍苗作則蓼蕭廢矣瞻彼洛矣作則彤弓廢矣苕之華作則六月采芑廢矣大田作則鴻雁廢矣蓼莪北山作則南陔廢矣楚茨作則華黍廢矣若厲王則尤變其大者故予觀民勞作則公劉、靈臺廢矣桑柔作則行葦廢矣瞻卬作則緜、文王有聲廢矣召旻作則棫樸、卷阿廢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予於幽厲見之文武先王之遺烈蓋掃地矣

世之說詩者以序子夏所爲蓋始於毛公耳班固漢書曰晚有毛公者自以爲子夏所傳河閒王好之未得立是也則子夏序詩獨出於毛公而已後漢衞宏亦以爲子夏序蓋襲毛說耳毛承秦火之餘去古道爲近必有所本但今無以考焉或曰孔子言商賜可與言詩於子夏獨曰起予者商也是說者之所

本歟。予以爲序非出於子夏。且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所題曰美、曰刺、曰閔、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之所能與也。然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詳於逐篇自可以見。何以知之。六篇之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詞。康成以爲出於毛公之言。此可以知矣。故詩序止存一句者。若召南、則草蟲、摽風、燕燕、及式微。王之采葛、檜之素冠。小雅、出車、杕杜等二十七篇。大雅、文王、大明等一十篇。周頌維清等二十五篇。魯頌有駉、泮水、閟宮、三篇。商頌烈祖、元鳥、長發、商武、四篇。皆止於元題一句。蓋非孔子不能作也。其餘篇序。察其文勢。反復相明。自是二公之作明矣。抑予見於史傳齊魯解詩。以關雎本於衽席。又曰。佩玉不鳴。關雎刺之。若韓詩。則以汝墳爲思親之詩。三家者。蓋皆不得孔子眞。獨毛公得之。其自以爲子夏所傳。必有傳受之自。惜乎。世遠莫得而見也。

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婦人服飾獨言帨。何也。曰按內則注云。帨、蓋婦人拭物之巾也。故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帨而戒之。皇甫謐女怨詩曰。婚禮臨成。施衽結帨。三命丁寧是也。

易卦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孔穎達以謂九爲老陽。七爲少陽。進陽之道也。六爲老陰。八爲少陰。逆陰之謂也。此乃不然。夫大衍不虛一。則四十九數不可用。惟用四十九揲之。則七八九六之數。故以純者爲老。九六得純數。以雜者爲少。七八得雜數。此自然之理也。

唐李翺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凶尙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夬一陰在上五陽竝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辭俱險而不肆蓋一小人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是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生故自道而下數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予觀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知其變則可以思過半矣

泰山孫明復先生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爲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氏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臨邛都官外郎計用章博學著書有迂遺希通二編尤專於左氏春秋以爲凡傳所稱禮也者非禮之經乃禮之變也方春秋時當舍經而用變以權宜從事蓋左氏親受於聖人者如此密學陳襄嘗有書辨其非是云

詩話

梁鍾嶸作詩評持撫本根總核華實收昭明之所遺可謂至矣其序云夏歌曰鬱陶乎余心楚詞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予以爲不然虞書載賡歌之詞曰元首叢脞哉至周詩三百篇其五字甚多不可悉舉如行露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小旻曰匪先

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至於北山之篇。其下三章。率皆五字。又十畝之閒。則全篇五字耳。然則始於虞衍於周。逮漢專爲全體矣。

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尙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文公談苑載詩僧、希晝北宮書亭詩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爲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逮薛也。

杜審言子美祖父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倡和。有霧綃青條弱。風牽紫蔓長。又寄語洛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林花著雨臙脂落。（楊作潤）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風矣。

杜子美善於用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句。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也。白樂天工於對屬。寄元微之曰。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然不若杜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佳。

古善詩者。善用人語。渾然若己出。唯李杜顏延年赭白馬賦曰。且刷幽燕。夕秣荊越。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幷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晡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莊子曰。鵬之徙南溟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爾雅釋風。上下曰扶搖。老杜下峽詩曰。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恐別有出。

逸史載唐李適之罷相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適之飲中八仙之一也。

子美詩曰。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蓋用其詩也。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過江夏。有與盧侍御於黃鶴樓宴罷同望詩曰。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句則美矣。然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辭。如峻極於天之謂也。予以謂世稱子美爲詩史。蓋實錄也。

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咏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曰。若非燁鵠驚。定是屑瓊瑰。又馬蹄踏作瓊瑤迹。爲有詩仙鳳沼來。將別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僧贊寧爲筍譜甚詳。掎摭古人詩詠。自梁元帝至唐楊師道。皆詩中言及筍者。惟孟蜀時學士徐光溥等二人絕句。亦可謂勤篤。然未盡也。如退之和侯協律咏筍二十六韻。不收。何耶。豈寧忘其排釋氏而私懷去取與。抑文公集當時未出乎。不可知也。

鄭工部文寶將漕陝西。經畫靈武。後謫監郢州京山縣稅。過信陽軍。白雪驛。作絕句。久而湮沒。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間、尉是邑。重書於碑。後亦亡。郢刊工部詩集亦無之。曰、得罪前朝出粉闈。五原功業有誰知。年餘放逐無人識。白雪關頭一望時。

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嬾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云。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爲我親烹嶽麓茶。蓋詩人寫楊作寓興多同。

仁宗嘉祐末宴羣臣賦賞花釣魚詩羣臣奉和丞相韓魏公詩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盃唐羅鄴詩云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盃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學賓有父尤善於詩嘗云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有江橫塞外悠悠去天落秋邊處處低語句驚人出於藍矣

慶歷閒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絕俗不下筆有雁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射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議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概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淵明猶不免子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爲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二三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士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比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誠一旗閩人謂茶

芽未展爲槍。展則爲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銍性之嘗爲予言曰。王荊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爲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焉。寇萊公往雷州。凡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示予。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疎疎度。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冰。曉鉢侵星汲。宵廚向月澄。豈惟蠲肺渴。灌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部郎中崔繹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咏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達矣。

穆伯長爲巨盜詩。斥故相丁謂也。子因舉於史驤思遠。思遠曰。此於伯長之道有累矣。令狐先生曰。唐白傅以丞相李德裕貶崖州爲三絕句。便不免世人訾毀。予以爲詩三百。皆出聖賢發憤而爲。又何傷哉。後嘗語於客。會安陸令李楚老翹叟在坐上。曰非白公之詩也。白公卒於李貶之前。予因按唐史。會昌六年。白公卒。是歲宣宗卽位。明年改元大中。又明年李貶。蓋當時疾李者託名爲之。附於集。詩曰。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攏頭撼腦花園裏。將爲春光總屬伊。田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

君自去。臨行怊悵欲冤誰。予觀其詞意鄙淺。白爲雜律詩。譏世人。故人得以輕效之。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侍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聖以珠盤璧馬鞍遺上。上自池乘以歸。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遊苑中。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毀香閣垣。爲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老臣淚。曾泣見珠襦。王存時爲從官。曰。珠鞾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空。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寂莫大椿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元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豐曾卓子山。嘗宰蘄之黃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梁開見小詩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於丞相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

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爲詩。近見人亦有爲藥名詩者。如訶子縮砂等語。不惟直致。兼是假借。大不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魯望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令狐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嘗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爲山濤麾出杜牧之欲把一麾江上去卽旄也蓋誤矣余以爲麾卽毛也子美亦有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爲詩予少時聞人誦嚼梅香襲齒攀柳綠藏巾予欲纂鄉人詩悵無朱詩廖獻卿大夫謂予曰某少嘗同筆研得其時二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獻卿別未幾不幸且卒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卒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柏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柏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遭我乎猱之閒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豳風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以燕樂嘉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于道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也曰闢國百里今也曰蹙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皆七字之濫觴也然則柏梁之作亦有所祖襲矣唐劉存乃以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始蓋合兩句以言誤也

予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爲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致不能傳鈔其過杜工部墳一詩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卹寒日下西原

唐元微之何處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車斜韻。夢得亦和焉。予亦和之。寄黃雲叟以書。古人用韻未盡。知白樂天、春深貧賤家。荒涼三徑草。冷落四隣花。又如妻愁出賃車之語。烏足稱哉。

張頌公美。穎昌人。舉進士不第。嘗館於吾家義方齋。畏謹自律。讀書外。口不及他事。然好吟詩曰。人散鞦韆閒挂月。露零蝴蝶冷眠風。全不類其爲人。嘗詠唐君臣得失之迹。與其治亂之辨。可爲世鑒者。凡百篇。元豐末至京師。欲上之。會水裕不豫。囊其書歸。有志而不達。惜哉。

予弟光輔隣臣郡。以經行應詔。元祐丁卯賜第。歸未幾。因出墜馬傷甚。十一日而卒。年四十八。王公亮明道挽詞曰。足穀醫還驗。占桑夢亦靈。衆咸推服。

論文

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領之列。瓊漿蔵羹之烹。新歌鄭衞之娛。日夜沈湎。與象棋六博之樂。夫所以訾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其後耳。又曰賞罰當只。尚賢士只。國家爲只。尚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政者也。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世言昭明不以入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詞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絃絲竹之病。語衍而複。爲逸少之累矣。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藝約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錄揚雄劇秦。錄解嘲而不收。韓非說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

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讀鷸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如訟風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彥昇之志也

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爲始於鶯于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褒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爲碑任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黃帝有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尙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因或具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不害其多聞之益顏氏家訓亦足以爲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左思爲狂而又詆訐子雲楊本云而又崇尙釋氏吾不取焉

李善注文選最爲該洽然潘岳閒居賦曰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周文房陵未詳予嘗讀王子年拾遺曰北極有岐峯之陰多棗木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岐乃周文所居又棗枝莖皆空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八所李亢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由是知岳賦所用蓋出此

吳興姚鉉集唐人所爲古賦樂章歌詩讚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長子渝遊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一册六卷權文公爲之序其略曰所著詩賦之外書啓誌記序述銘誄合爲一百二十篇又曰如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儻有繼梁昭

明之爲者。斯不可遺者也。然所得書肆鏤板。纔六十六篇。蓋已亡其半。抑觀文粹。竝不編載。由是知姚亦有未見者。予續文粹之外。登之文。以至金石所傳。裒而錄之。以廣前集。今病矣。不酬其志。

唐柳冕嘗言文章當以氣爲主。而世以爲賦者古詩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殿試有物混成賦。其開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此有陶鎔品物之度。後果爲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倘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人以爲有出將入相之器。果爲名臣。

里人傳宋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連處士因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宋景文公始獨撰史。歲月雖久。而書蓋將成。後文忠公分撰紀志。今與景文所撰列傳。共行於世。是也。然景文亦自撰唐紀與志。家藏其稿。世莫得見。

范蜀公既謝事家居。亦著東齋紀事。大意已見序說。

王勃滕王閣序。世以爲精絕。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予以爲唐初綴文。尚襲南朝徐庾體。故駱賓王亦有如此等句。庾子山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則知勃文蓋出於此。

李遇泰伯臨川人。以文學名於時。晚年著李氏常語。大斥孟子。以爲教諸侯叛。若孔子猶不免莊周之論。

況孟子哉。

嘉祐中。海南貢一角獸。高大如吳牛。身皆肉鱗。傍置一羊。每擊其羊。聞其聲。則方飲齕。彼蓋以麒麟進也。神文目爲異獸。然世謂山犀土有賦麒麟者。以示鄭獬內相。其詞曰。挺一角於額上。毅夫謂予曰。此正如班固書張蒼晚年口中無齒也。

碑碣

安陸之東三十里。乃唐許氏之塋域。俗謂之相公林。舊有孝昌公碑。高六七尺。闊三尺餘。白石也。吾聞石白者不泐。村民輒異之。或遇水旱。則就禱焉。治平中。縣令張墅言於太守周君燮。且以爲玉碑。輦而示之。非玉也。委鄉校之南廡。已而有欲用者。方磨去十餘字。會鄭獬以內相還里。卜葬遽止之。得不盡滅其文字。後余遊宦歸。見其碑悉爲人磨治。惟其額有書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九字。甚恨無墨本以藏。親友朱又叔見予屢歎。乃出一本以遺予。所存者序四百字。銘二百六十八字耳。文多缺落。於序爲甚。其可讀者有曰。先王宅土。秩懿親而建侯。我后得人。均關河而作牧。七年入朝。加授大中大夫。使持節冀州刺史云云。履直道於朱繩。昭全形於白璧。抑貪競之俗。恩浹二天。扉權右之門。威如重燎。又曰。行趨露冕之禮。坐列交衢之棘。二年有詔。追遷太僕少卿。又曰。長史公以儀鳳三年正月日。薨於汾州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二。又曰。嗣孫崇藝。易州司馬。互回軍使。英姿外發。靈鑒內融。又曰。趨毅梓之鄉。關用摽幽隴。何止韋孟之光緒。祖德垂裕後昆。劉寬之傳芳故吏。式昭往烈。崇藝崇述崇烈云云。銘曰。炎圖

括地。姜派疏天。融斤孕火。太岳飛煙。緝詣帝若。業冠象賢。穎濬涵珍。箕山韞寶。儀刑邦幹。經綸天造。華陽啓國。襄城訪道。漢劍舒蓮。周珪映藻。運移赤野。威懷楚望。八翼飛止。三刀集貺。英蕤早舉。仁風晚暢。丹水擁圖。黃星昭亮。恩狎聖齒。績參龍躍。錦旆雲道。寶享天爵。青蒲奏績。赤野馳英。陸劇神兕。水斬奔鯨。閩區恩暴。夏口先鳴。晉俗康阜。軒轡澄清。金根按禁。訏謨鶴省。蘭錡晝嚴。鉤陳夜警。軍容甚泰。士功載著。地軸東距。天津南渡。狼望云云。得臣按唐書許紹。唐初爲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以破蕭銑功。擢其子智仁爲溫州刺史。智仁初以勳封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夷陵。終涼州都督。用是攷之。此碑乃智仁之墓碑也。

郝處俊、安陸人也。相唐高宗。嘗爲中書侍郎。既終葬於州西南三十里。慶歷中。太守校理孫公甫之翰。嘗命令狐子先爲文。將鐫石立於湏津之側。以表之。會溫成張氏。方以脩媛寵貴之翰。長議終不立。議者或譏其太忌。元豐中。滕甫元發守是邦。將楊有及字。龍任。又爲文刊石。以遺安陸令。俾建諸道左。未幾。故相清源公蔡確謫知州事。暇日有十絕云。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是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坐。是詘上。竄嶺表以卒。其滕公所刊之石。今尚委於令廨之門。

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上有石。倒刻謝仙火三字。其序述慶歷中。華容縣一日晦冥震雷。巳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諒子京。問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竝長三尺。鐵筆書之。然

予在江湖閒人多以仙爲名又其字類世所開者孫載積中宰吳興德清新市鎭覺海寺殿宇宏壯其碑云皆唐時所建巨材髹漆積久剝落見倒書迹曰謝均李約收利火十餘字去地三二尺以紙墨搨之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木於山者其火隊既衆則各刻其名以爲別耳凡記木必刻於木本營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岳陽西瀕大江夏秋洞庭水平望與天際而州步無艤舟之所人甚病之慶歷閒滕子京謫守是邦嘗欲起巨隄以捍怒濤便爲弭楫之便先名曰偃虹隄求文於歐陽永叔故述隄之利詳且博矣碑刻傳於世甚多治平末予宰巴陵首訪是隄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

予元祐丁卯假守唐州唐時治今比陽縣後楊有又字徙泌陽今治是也按開元閒李適之嘗爲唐州刺史既去有德政碑乃張九皐之文九皐蓋九齡弟其碑先自比陽輦置今之都廳予嘗閱之因求諸新舊史皆不載適之爲是州刺史不知何也適之其字也名適之宗室之賢者也

令狐先生既卒門人史驤思遠謁太子中允句諶信道銘其壙又求屯曹外郎阮逸天隱爲文以表之天隱與令狐同年福唐林逸書襄陽孟逸篆額史號爲三逸碑

書畫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者也

武功蘇泌進之子美子也任湖北運判按行至鄂予時守郡蘇出其曾王父國老所收杜牧之村舍門扉

之墨迹。隱然突起。良可怪也。其所書曰。暮春因遊明月峽故留題。前譬糺史杜牧。從前聞說眞仙景。今日追遊始有因。滿眼山川流水在。古來靈跡必通神。國老云。杜罷牧吳興。遊長興之明月峽。留字於村居門扉。至今二百年。予壬子歲宰烏程。聞此說。託陳驤往彼得之。字體遒媚。隱出木間。眞希世之墨寶也。予按唐史。牧之未嘗爲湖州督郵。潘鎭板授之官。予奉使閩部。建安北郊一吉祥寺前有軒。東楹之柱。慶歷間蔡君謨題之。其字隱然而起。因思段成式說文身事。有得髑髏。涅文墨入骨者。豈松煤所漬能然乎。

郭忠恕僑寓安陸。郡守求其畫。莫能得。因以縑屬所館之寺僧。時俟其飲酣請之。乃令濃爲墨汁。悉以潑漬其上。亟攜就澗水滌之。徐以筆隨其濃淡爲山水之形勢。此與封氏聞見所說江南吳生畫同。但彼尤怪耳。

辨誤

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篠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而然也。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孟子最爲全書。然滕文公問爲國。此篇疑有簡策之誤。蓋與畢戰問井地。參雜而然也。若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當與國中什一使自賦爲相比。若詩云。雨我公田。至雖周亦助也。當與方里而井。至所以別野人也爲相比。若鄉田同井。至百姓親睦。當與設爲庠序。至小民親於下爲相

比若世祿滕固行之矣當與卿以下必有圭田爲相比而其閒察其文義頗有脫略使三代之法不得全見於後世良可惜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云云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二從字上蓋脫一曰字讀者可攷而知也匡章謂陳仲子爲廉士孟子曰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又曰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繼之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予以爲黃泉字下當有脫句子弟讀焉當詳考之

荀子仲尼篇曰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傴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傴當作僪可以氣吹之則僪予以爲非也傴與竟同炊乃爨也以爲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盡猶之所謂一餉閒耳

予守官洛中伊闕陽熊耳山在洛河南去數十里不知禹貢何以謂導洛自熊耳君實曰昔有兄子主簿虢州盧氏縣邑中自有熊耳山正洛水所出也予因考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驪舉山東北過盧氏縣南酈善長注云路出冢嶺山東北經獲輿川又東經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導其滯者是也按此卽洛亦非正出於熊耳蓋禹始導於此爾予按伊陽之熊耳乃山同名者更始敗赤眉積甲與熊耳齊者卽此山也在洛矣

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川江漢其浸潁湛鄭氏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杜子春云湛或爲淮得臣按酈善長汝水注云湛水出犨縣北歷魚鹵山下爲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之北有長阪卽湛水以名也周禮荆州其浸潁湛鄭元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

乖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

汝水、又東南經定陵縣水右則淯水左則溝水出矣。自定陵縣北通潁水。於襄城縣鑲潁。盛則南播汝洪則北注。得臣以爲九州之荆乃今襄陽也。方城蓋其北境矣。二水之泛溢。其浸則在荆。猶之江出於岷山。漢源於嶓冢。其川盛於楚也。

吳松江有洞庭山。韋蘇州詩。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近時子美詩曰。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皆在吳江矣。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卽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蓋斥此湖耳。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於岳陽樓。如蘇州、皮陸、子美之屬。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考也。

竟陵荆渚間。繚漢江築隄以障泛水。彼人謂隄曰提。說者以爲自高氏據其地。俗避其姓所諱。故不曰隄爾。予嘗疑其不然。比見李肇國史補。乃云今襄陽人呼隄爲提。關中人呼稻爲討。皆譌謬所習也。由是知諱姓之說爲妄矣。

今鄂州地名石城。乃晉石城戍也。予按宋武帝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七郡。立鄂州。治江夏。南史孝建以來。稱鄂州者。卽江夏也。今秦鳳憲校理張舜民芸叟。先謫監郴州鹽稅。過鄂。書與通判吳子勉廳壁詩云。但見石城多草木。芸叟邠人。博學有文。蓋邠去鄂。秦楚之異。遂以鄂爲今鄂矣。其詩併錄於此。曰汀洲露白葉番黃。獨上南樓寫興長。但見石城多草木。足知江夏有興亡。朱絃只解悲流水。黃鶴猶能返故鄉。莫道楚魂招不得。試將蕪累過三湘。

京師謂人神識不穎者呼曰乾子因詢一書生厥義云何曰乾陽數九九者不滿足耳後予見揚子方言稱齊人謂賊曰虔因知乾乃虔傳曰虔劉我邊鄙蓋賊殺之義也然則世俗俚語多有所本但不能究繹耳

呂氏春秋曰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以疆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婦者孺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太鉅今惠子遇我尙新其說我太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凡自稱者則亦然則世人之語豈無所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媳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

凡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抱蓋拱把之閒纔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曰櫟社木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麤百尺是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子美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內翰云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然沈精於算數者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傳曰孔子身大十圍夫以其大也故記之如沈之言纔今之三尺七寸有畸耳何足以爲異耶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五分

陝州靈寶縣之西有澗曰洪溜自東南直注西北入於河平時可涉遇漲湍暴下不可以舟予預脩本州役書洪溜澗水手四然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經云按上名有鴻臚圍池是水津渠泛注故謂斯川

爲鴻臚澗。於是知洪溜語之譌也。

白兆山最安陸之勝。處郡西三十里。頗多靈跡。中有楷師嵓。世傳楷師疏維摩經。有白氣之異。山因得名。故賦詠之士。未嘗不爲言。若令狐子先請善先長老住白兆寺書曰。高宗朝、神楷師、作維摩疏於嵓下。感白氣之兆。上屬於天。因而得名。亦習傳聞失之討論也。周書于翼傳。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屬大旱。湶水絕流。舊俗亢陽禱白兆山祈雨。翼遣主簿祭之。卽日注雨。用是知白兆之名舊矣。

安州應城縣有五茄山。寰宇記與圖經竝作茄字。俗作加字。竊疑之訪居人。其山起於平地。袤可二里。高可數仞。無峯巒特起之勢。皇甫子固謂予曰。五當作伍。伍蓋楚之著姓。此山蓋伍氏所居。當作伍家山。今亦有五落五家聚落也。孝昌東北有大伍山小伍山。寰宇記以爲兩山疊嶂遠望若行伍然。恐亦俗傳也。

予使閩自江西之建昌。遂抵昭武。乃隸閩部。其所謂飛猿嶺者。昭武之西北境也。過是嶺。卽至於峭石鋪。嘗按謝靈運詩云。朝發悲猿嶠。暮宿落消石。謂其山高石落而消也。今爲飛猿峭石。蓋歲久俗傳之譌耳。

世多言。唐以張萬歲久任牧馬之政。故圉人輩。辨馬之老小。不曰歲而以齒目之。蓋避萬歲名也。夫豈然哉。按周禮馬質云。書其齒毛。與其價。又曲禮曰。齒路馬者。有誅。穀梁曰。晉獻公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戰國策曰。夫驥之齒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非自唐有所諱也。

禹貢曰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孔安國云淮出桐柏經陪尾班固地里志亦具此而顏師古乃曰陪尾在安陸東北今按安陸郡石村之西俗號爲橫山者陪尾也自在郡西北一舍之外班固之言東北誤也

杜子美李潮八分歌曰苦縣光和尚骨立筆法瘦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又讀漢書稱威帝夢見老子命中常侍左悺於瀨鄉致祭詔陳相邊韶立祠兼刻石即蔡邕書也今考威帝紀年乃建和光和蓋靈帝時年號豈杜詩乃後人傳寫之誤耶或者以爲今亳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縣尚兩舍即非邊韶所刻石也

子美同谷七歌曰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或以黃精當作黃獨遂援本草芋魁注釋以爲證此皆惑於多聞好奇之過也藥錄云黃精止饑杜以窮冬採此無所獲必遷就黃獨耶又以山雪爲春雪此尤爲乖謬杜自十月發秦州十一月至同谷十二月一日離同谷入蜀詩中歷歷可考蓋未嘗涉春也

世言子美卒於衡之耒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稱耒陽令遺白酒牛肉一夕而死予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歷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玠之亂倉皇往衡陽至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復沿湘而下故有囘櫂之作末云舟師煩爾送朱夏汲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色棄汝去秋帆催

客歸。蓋囘櫂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衡雨雪。誰憫弊貂裘。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安得卒於耒陽耶。要其卒當在潭岳之閒。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志稱子美孫嗣業。啓子美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拜余爲志。辭不能絕。其係略曰。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近時故丞相呂公爲杜詩年譜云。大歷五年辛亥。是年還襄漢。卒於岳陽。以前詩及微之之志考之。爲不妄。但言是年夏。非也。

退之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此篇常病難讀。蓋多脫漏。予親家季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傳韓文。最爲全本。悉多是正。於是知此篇乃脫八字。自湜也。因公安不自閑。蓋閑字下脫其閑二字。又掎摭糞壤下。脫一閒字。閒字下。又脫糞壤多三字。其後豈有臧字下脫不臧二字。讀之者可以考焉。至於他詩亦多是正。此不悉也。

明義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古之人視義以爲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予曰。義無對。

塵史卷下

姓氏

譜牒不脩也久矣。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流離。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姓李也。牛洪之先姓奚也。疎之後乃爲束。是之後乃爲氏。閩中人避王審知而沈氏去水而姓尤。南中多危氏。有惡其稱者或改爲元。如此類甚多。況元魏據洛。諸鹵喜中原之姓。擇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可以不知也。

古人凡著文集。其末多載系世次一篇。此亦子長孟堅敘傳之比也。在唐時尙多姓譜之學。今或罕言之。歐陽文忠公蘇洵明允各爲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放禮以大宗小宗爲次。雖列不同。皆足以考究其世次也。竊怪文忠以謂不知姓之所自。而昧昭穆之序。則禽獸不若也。其譏訶亦至矣。然歐陽氏得姓凡幾年。其間文學之士。蓋亦多矣。文忠始爲之譜。斯言恐未爲得也。

古器

應山平靖關之南。澗水盤紆。隨山而行。忽一日暴雨。村民得小鼎於澗側。銅爲之。色如塗金。兩耳三趾。趾皆空中。可受五升。甚輕。民言山肋有鼎痕十數。皆爲水所漂。止得此耳。連庶君錫得之甚愛。以爲華而不侈。質而不陋。後歸永叔。

予友郭惟濟君澤居孝昌之青林。暑雨後。斜日射溪。磧焰有光。牧童掊取之。得一陶器。體圓色白。中虛。徑

六七寸。一端隆起。下生輪郭。一端繞邊。列以齒。齒仍缺十六。以爲枕也。不可用。忽得所安齒距地。酌水於輪郭間。隆起處可磨墨。甚良。方知古研容有陶者君澤嘗謂予曰。柳公權云。某州磁研爲最佳。予時年少。不能盡記。今追憶書之。

安陸石嵓村耕夫得宿藏一鏡。光明瑩然。不爲土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不知何世物。

雲夢縣楚王城左右人。時得編鐘、佩印、刀斗、鼎鏡之屬。不可勝紀。

風俗

仕非爲貧。有時爲貧。今不然。爲貧者多也。予初仕。聞仕宦者相與告語曰。某所有職田。某所供給厚。可仕也。後忝通籍。朝堂之論亦然。用是知爲貧多也。

洛人凡花不曰花。獨牡丹曰花。蓋人凡果不言果。獨林檎曰果。荆人橘亦曰果。

朱亥墓、在都城南。過所謂四里橋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爲屠兒墓園。清明則衆屠具酒肴、祠之。出於人情也。

四方不同風。甚者京師尤可笑。古者婚禮合巹。今也以雙盃綵絲連足。夫婦傳飲。謂之交杯。媒氏祝之。擲盃於地。驗其俯仰。以爲男女多寡之卜。媒卽懷之而去。喪事貧不能具服。則賃以衣之。家人之寡者。當其送終。卽假倩媚婦。使服其服。同哭諸途。聲甚淒惋。仍時自言曰。非預我事。

閩中呼梯爲陔、陔、階之譌也。鞾爲腳、腳、屩之譌也。

世言閩蜀同風。孫光憲作北夢瑣言。以爲不同。大略引蜀有不仕之類。以爲異。孫、蓋蜀人也。故主其鄉風。今讀書應舉爲浮屠氏。竝多於他所。一路雖不同。相逢則曰鄉人。情好倍密。至於親在堂。兄弟異爨。民閒好蠱毒者。此其所同者。則知古語之傳。蓋不虛耳。

閩中生子既多不舉。其無後者。則養他人子以爲息。異日族人或出嫁女爭訟其財。無虛日。予漕本路。決其獄。日不下數人。夫殺己子。至於後世獄訟不已。豈非天戒歟。

汶上多士族。有雌黃人物。會於州吏茶肆。過者必有惡名以加之。初但相顧舉吻而已。在仕者到任三日。已得一名矣。號曰豬嘴關。推其巧能名者。爲關使。次有判官幹當公事。

奇異

寇萊公貶死雷州。櫬還洛陽。過荊之公安。民迎祭哭。插竹標紙錢。竹盡活成林。邦人神之。號相公竹。劉敞原父王陶樂道各爲文刻石志其事。

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鴝鵒。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張齊賢、相、謫守郡。日作古詩二篇。元憲宋郊詩曰。鳥解佛經言。予少時聞之。近時罕聞矣。豈夫造物亦有時耶。

盛事

國史補載苗夫人。近代婦人無比。今晏夫人。丞相元獻公之子。富鄭公之室。馮太尉之外姑。馬夫人。父、尙

書也。夫、丞相司空中公呂端也。四子、長侍讀。次樞密。次丞相司空。次戶部尚書魯夫人父、太師簡肅公也。其舅、呂甲公也。夫、丞相司空也。子希純中書舍人。壻、翰林學士范祖禹也。

蘇子容言士大夫三世登科者。蓋有之。未有一朝者。獨劉沆。天聖八年。其子待制瑾。皇祐五年。其孫倚。治平元年。竝及第。皆在仁宗朝。安厚卿言張文孝之孫保常鎖廳不第。然應舉時家狀內三代皆具慶。亦世所無也。

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爲樞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予里集賢張君房。年六十三。分司六十九致仕。光祿卿張君靖。年六十六致仕。其子朝請大夫璹。任京東提刑。年六十九致仕。三人皆康寧無疾。

趙孝廉令畤景貺元年同廖獻卿赴試春闈。一日。獻卿謂孝廉曰。某必不利於南宮。昨夢榜出上有先人名氏。景貺賀曰。獻卿必登甲科。繼先君矣。未幾省榜出。獻卿乃第十人。獻卿名子孟淳之長子也。淳天禧三年第十人及第。今校理君正一。乃獻卿第三子。元豐戊午。國學第十人薦。三世之間及第。過省取解。竝同名次。亦世罕有也。

戒殺

予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蛺蝶。怪其非時。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蓋其詐死以逃生也。

孝昌成若沖天益江行岸際見小蝦蟇無數天益呼僕抱雞令食既而並無所見天益去蝦蟇復躍入水蓋聞雞聲悉伏地不動人莫見也

鑒戒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爲殺已降余謂非特此其殺灞陵尉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哉至陵身臣虜而李氏夷滅亦顯報矣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鎰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爲之屋亦爲繕補又隆冬苦寒蠲舍緝仍月屯田公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紓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職爲理寺少列侍郎有五孫長曰繼中皇祐元年官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由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王文正沂公任章獻朝發昔公竄海上天下稱之然卒以嗣子不蕃暮年謂所知曰予行己無愧而獲此報何邪但一事有恨初出守鄆爲監司相輕後秉政遷除本官略無寧歲竟死於道路此必爲報也

予同年黃靖國元弼剛正明決初調蜀中主簿亡其縣名令缺攝縣事有巡卒宋貴嫚罵本官衆不忍聞元弼械之笞二百死後十五年元弼爲沅州軍事判官治牒至寧州暴卒入冥與宋貴辨其事元弼具陳嫚罵之語冥官亦憤之已而追閱案牘語元弼曰罪即當死終是死不以法元弼復生西州士人往往作傳亦多牴牾予屢詰其本末語及死不以法斯言有理可畏

安陸醫生宋氏。視疾不問貧賤。仍載粟棗乏者遺之。宋二子曰。應善論說。好馳騁上下。能冷熱人。人多畏之。後爲醫博士。謁之者貧、則絕。蓋弗肯繼矣。未六十。中風而卒。三子長犯盜。流他所得還。卒於鄉。次初學舉進士。自放不返。日游市井間。因刺一婦人不著。墜井死。幼者終於凍餒。應之弟曰効。畏謹有常。年踰七十而亡。一孫習醫自足。

眞僞

予聞洛中衣冠子弟。不肖者鬻祖誥與右宗大賈。冒以庇其族。比年聞安陸亦有。蓋譜不明耳。

劉夢得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目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嗣。終爲餒鬼。豈忮心失恕。陰譴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按唐書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者。近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牧守。嘗塗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困於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知也。

山中人說。獵者嘗取麝糞。日乾之。每得麝。裁四肘皮。剖臍香。雜乾糞以實之。最大所謂當門子者。卽預採

飛蝨去首足翅。日乾以用之。是一麝獲五臍之利。蝨之性不良可知也。醫者司徒生。嘗言市麝臍。宜置諸懷中。以氣溫之。久而視之。手指按之。柔軟者眞也。堅實者僞也。

讒謗

蜀人龍昌期爲禮論。以爲周公金縢之請以代武王。蓋其詐也。予謂方周公之時。近則王不知。遠則四國流言。至於後世。猶有仁智未盡之說。蓋聖人誠爲難知。嗚呼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公。

元憲宋公始名郊。字伯庠。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愬於上者。以姓名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閒諭元憲。令易之。遂名庠字。一日因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獻臣爲翰長。見奏指宋公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已而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元憲既參大政。朝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今觀紀年通譜。楊文公談苑等序。及繹山碑跋尾。亦知其略矣。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後既登庸。天下承平。日久尤務清淨。無所作爲。有爲者病之。後爲人言排詆。出知河南。改許、及河陽、歸京、判都省。久之卒於私第。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爲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曾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强解。眞意轉悠哉。

張師正倦游錄說穎上常夷甫處士自經而卒。王莘樂道奉議穎人也。從學於常。具道處士得病而卒。師正進士及第。後換西班官。至諸司使。守郡亦有才。此倦游乃襄漢間士人所爲。託名以行。

占驗

舜治天下。彈五弦琴而歌南風之詩。蓋長養之音也。詩亦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今解梁盛夏以池水入畦。謂之種鹽。不得南風。則鹽不成。俗謂之鹽風。荊湖閒夏有大風。朝起夕止。連日如此。土人曰颳風。音諒。有則大旱。陂澤立涸。稻田多裂。又名杓風。如杓勺水也。

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種子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告曰。來年又打乾矣。蓋臘月牛驅泥中則然。明年果然。

京師槐放花盛。則多河魚疾。北人蕎麥熟。則早晚候霜降。罔有差焉。

江湖閒人。常於歲除汲江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

顏氏家訓曰。何名五更。曰正月建寅。斗柄昏在寅中。曉則午中矣。歷五辰也。更歷也。

予夜不寐。問直宿兵。夜如何。曰幾更。明日問何以知。曰每轉更。則棲鳥多動。嘗出戍。率多用是爲驗。因遣人聽戍鼓皆然。

熙寧初。予爲岳之巴陵令。春月忽天雨白毛。長二三尺許。取而焚之。臭如馬鬃。是歲戊申也。然京房亦有占上巳日蛙鳴。則蠶善也。

安陸農視稻穗多者七八十粒。少者五六十粒。下有細白花叢出。若十花以上。則米貴。花多則賤。

大觀戊子仲夏。安陸雁自北而南。羣燕委雛而去。不知何祥也。

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陸老農相謂曰。夏至逢端午。家家賣男女。秋稼不登。至冬艱食。果賣子以自給。至

有委於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棄子不可勝數。傅曰元鳥春分至秋分去。故世言燕往來不見社。大觀己丑仲春社前數日燕已來。

語讖

前廣西漕李朝奉浞。江寧人。言昔日內相葉清臣道卿守金陵。爲江南好十閔。有云。丞相有才稗造化。聖皇寬詔養疎頑。贏取十年閒意以爲雖補郡。不越十年。必復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

治平閒。李尉廣德。錢公輔君倚守郡。一日召李登城亭。問及郡事簡。得暇。山川行樂。昔葉道卿云。贏得十年閒。某止得五年。亦足矣。自謂不越五年復入。至五年錢卒。

子仲氏光輔。元祐丁卯應詔。李道輔餞於郊。舉光輔舊詩曰。仲舒窺圃三年廢。東野看花一日多。光輔笑曰。我尙能爲此語邪。明年失意。會有詔。經行士未得黜落。具名以聞。於是有旨令與特奏名。唱名第一。賜同五經出身。予時自唐易守邠。待次。光輔榮歸。爲學尙不輟。八月末。爲往州北視亡妻孫氏塋地還。次近郊。馬逸而墜。內傷殊甚。十日而卒。看花一日多。遂成其讖邪。

博弈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五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

世之糾帥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之囊家。樗蒲經一有賭。若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樣檢文書。乃投錢

入囊家。亦謂之錄事。

鄭都官詩有能銷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途之句。蓋所難者在過關。以前後爲坑塹也。

諧謔

神文時京師旱。上閔雨。形於寤歎。宰相請下畿內遍禱祠廟。陳留有張子房廟。縣尉亦才雅。但好謔。分命詣廟。爲二十字詩。題文成侯壁曰。今人不如古。肉身不如土。我來漢相廟。爲民祈靈雨。石齊老說。

元憲宋公應舉。再上及第。初任通判襄州。景文一上及第。初任復州推官。元憲謂曰。某多幸纔入仕。不識州縣況味。景文答曰。某亦多幸纔應舉。便不知下第況味。兄弟相與笑謔而罷。

長林尉石夷吾齊老。嘗遊廬山。爲予言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屠。有惜其像者。遂加冠於首。衣以羽衣。以爲天尊。夷吾作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閒人說是非。

熙寧閒。王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光亦居洛。於私居穿地丈餘。作壤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大笑。

熙寧中。遣使諸路察訪。呂升卿明甫奉使京東。身爲職官。許薦部吏改官者十員。戲語人曰。可輟其半爲身改官。

龍圖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圖爲假龍。直學士爲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七寺閑劇不同大府爲忙卿司農爲走卿光祿爲飽卿鴻臚爲睡卿蓋忙卿所隸場務走卿倉庾飽卿祠祭數頒胙醴睡卿掌四夷賓貢之事

百官赴政事堂議事謂之巡白侍從郎堂吏至客次請某官既相見讚曰聚廳請不拜就座則揖座又揖免笏茶湯乃退餘官則堂上引聲曰屈一啜湯耳若同從官則侍湯京官自下聲喏而升立白事訖退或有久次無差遣者聞堂吏聲屈乃曰不於此叫屈更俟何所邪

官制行將作監簿易爲承務郎或曰遷官則爲迎霜兔矣又判大理寺崔諫議台符換大中大夫前呼曰大中來人不知皆笑曰大蟲來

丞相呂大防性凝重寡言逮秉政客多干祈但危坐相對終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禮有引年傳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則不然至於病耄猶不能去多爲貧而然或有一乞致仕者親戚相怪且痛其死矣予同年倪伯玉粹夫爲戶部侍郎一日報乞致仕未幾逢於朝路因訊之曰未嘗有疾亦未嘗告老不知何爲也粹夫善詼諧乃告曰前日兒子亦自馮翊奔而來以爲死矣且來草閱蹀踊一巡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閒因號相國寺爲破賊所

余長子渝嘗爲壽春令邑有淮南王安廟春秋期廷祀之邑人思劉仁贍之功德欲立廟不可得也遂共

爲劉令公像於淮南廟中。歲時享焉。傳舍有人爲詩曰。淮南據險逆西京。仁贍輸忠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未應同食便同情。

淮南廟有八仙公泊梅福等像。守臣或被旨、祈焉。邑人說往時有姓梅、爲守、見廟像、泣而祭之。云其祖也。

囘郡至郤家嶺。伶人郤生。登嶺大痛。守怪問之。對曰。此嶺乃祖先之冢也。守怒杖之。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僦居。熙寧初撤南北作坊。起東西二府八位。又廢捧日一營。建武學。隙地創小宅數十。收賃以充學費。號鬼八位。

雜志

神宗既大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予在開封南司閱牘見党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今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

哲宗陵曰永陵。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以他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乞改廟額。奏改之。

狄梁公墓在洛陽東白馬寺後。予游寺。見其像在廡舍下。僧云。其裔孫侍禁。自陝右輦置。欲建祠堂於此。不果。

盛武仲知夔州。過江夏。予宴之。其祖天聖閒爲翰林學士。宰相丁謂去不附己者十人。盛其一也。落學士工部郎中。知光州。到任未幾。又責和州團練副使。宦者押去。才行一日。使者不少止。食盛苦之。夜問左

右曰使者何不食耶曰五更食訖盛市胡餅十餘枚貫以繩貯水一葫蘆挂於鞍行則啖之餘十里使者顧見驚問曰何從得此物答以早令市之使者撫掌大笑蓋盛善飯常兼數人欲以困之也

應山縣連處士舜賓命二子從二宋學二子庶及庠也請二公居於邑之法興寺今尚有二公手植松柏有縣令經生者忿二公不出謁屢形顏色連勸二公强謁之已而令恚尤甚連特詢其情令怒不以禴鞠也二公復如言而往明年元憲狀元景文第十人南歸令馳謁道左

唐僧能詩者如晝字皎然之類甚多古人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友字之所以表德也今僧頭童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薦紳亦從而呼之何也

熙寧初予官陝郊時初復十鑄錢監兵聞錫氣久而病瘠以至不起惟以蒸豚啖之可以銷釋所支率分錢內充買均給後予所至多令如此給肉惟建州豐國監役兵仍多病手弱之疾

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奏牘敘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傅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

老醫少卜老取其閱少取其決

鄭毅夫內相再黜於有司已而病傷寒忽一日夢化爲龍而無角浴於池中鱗甲皆水出蓋汗也展轉間張大夫問曰君已安否曰我不是龍張以爲譫言既覺猶若曳尾不收夢中但聞池上人皆曰白龍公來也士大夫於內相挽詞多用白龍公者蓋本此耳

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後世不然。報恩略而報讎必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退之贈劉師命詩云。往取將相酬恩讎。得時得位無不皆然。

暑月痧子雖蛤粉陳粟塗之不差。豫章黃元明曰。止用經夕熱水濯灌之即愈。果然。

京師賃驢塗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也。按古今之驛。亦給驢。物之用舍亦有時。

乖謬

元憲宋公留守西都。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一畝試之。自旦至暮。不能遍。又値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孳養。令民悉呈所畜雞。既集。紛然而鬬。莫能閒止。邑前百姓喧闐塞路。共觀鬬雞而罷。

安陸雖號節鎭。當南北一統。實僻左無事之地。往者守臣或以遷謫而來。率多時之聞人。歲久。皆吏部擬授。往往厚重而無作爲者。熙寧間。一太守點檢酒務。校量缸酒數少。怒甚。監官對曰。陶器滲漏。又校一缸。亦然。太守作色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遂不復問。

元祐中民家晝日火作。先是數日前。太守令晝閘子城南門。不得啓。民莫曉也。已而火作。居者不得出。救者不得入。民屋盡焚。余詰守。對曰。某以久旱。用董仲舒閉縱之術耳。

人有言曰。良田畏七月。蓋百穀秀實之時。正需雨也。安陸郡一歲不稼。甚茂。而七月不雨。一日見當職者。告以祈雨。但言他而不荅。八月又見之。乃召日者占雨期。日者告以將雨。其人乃曰。是不用宰鵝也。余

觀朝廷頒祈雨雪文三卷藏於郡縣如宰鵝皆有次第豈至八月尙可爲之

有一卿列任京西憲按行一邑其尉蔡人張伯豪也始迓於郊憲令步從又數其所爲至邑入傳舍更衣虞候白提刑適罵者是中丞堉憲矍然曰何不早道於是召尉坐謂曰聞君有才聊相沮衂君辭色不變豈易量耶爲發薦章而去

諫議大夫賈昌衡尹洛日予管幹文字賈會使者予亦與坐末賈因言有一相知任憲至一郡有護戎年高因料兵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太守默然戎乃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爲小兒子所强今果受辱憲問小兒子爲誰曰外甥復問爲誰曰章得象也蓋郇公是時方爲丞相憲曰雖年高精神不減不知何餌戎曰無恁餌憲曰好箇健老兒惠酒而去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塵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得臣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鼎銘）